

●1998年日本文学直木奖获奖巨作●

日本文学  
四色空间



# 赤目瀑布

四十

〔日本〕车谷长吉 著  
成 城 译

殉情未遂

■一对情人相约殉情，终落“未遂”结局。  
绝望困窘中激情性爱，面临死亡时冷眼看  
人生与生命的真义，“死亡”本身毫无意  
义……

漓江出版社

● 日本当代人气最盛的作家 · 四色之情小说 ●

# 赤目瀑布

## 四十八

〔日本〕车谷长吉 著  
成 城 译

殉情未遂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赤目四十八瀑布殉情未遂/(日)车谷长吉著;成城译.

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01.1

ISBN 7-5407-5498-2

I. 赤… II. ①车… ②成…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1816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2655 号

桂图登字:18-2000-120 号

## 赤目四十八瀑布殉情未遂

[日本]车谷长吉著

成城译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7-5498-2/I·76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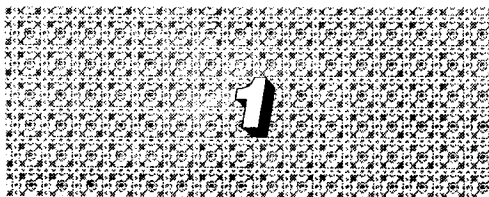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定价:1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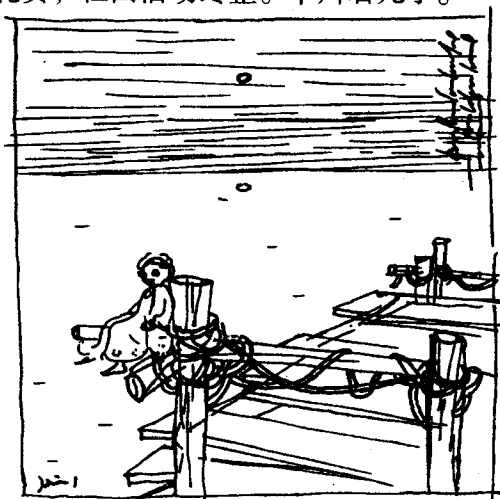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 | 1   |
| 第二章   | 11  |
| 第三章   | 32  |
| 第四章   | 42  |
| 第五章   | 49  |
| 第六章   | 65  |
| 第七章   | 75  |
| 第八章   | 91  |
| 第九章   | 97  |
| 第十章   | 102 |
| 第十一章  | 109 |
| 第十二章  | 116 |
| 第十三章  | 131 |
| 第十四章  | 139 |
| 第十五章  | 144 |
| 第十六章  | 150 |
| 第十七章  | 154 |
| 第十八章  | 163 |
| 第十九章  | 175 |
| 第二十章  | 192 |
| 第二十一章 | 202 |
| 第二十二章 | 211 |
| 第二十三章 | 235 |
| 第二十四章 | 261 |
| 第二十五章 | 282 |



数年前，地铁神乐坂站的留言板上，用粉笔写道：“平川君因为和浅田君一起唱着吉田拓郎的爱的礼赞，社团活动终止。平川君死了。”



十几年前的某个夜晚，阪神电车西元町站的留言板上写着：“晓子一直等你，等到九点半。凄惨。”

虽然那些事和我毫无关系，但是这些白色文字的灵魂，却像是某种栩栩如生的回忆残存我的记忆中。是我被那非写不可、仿佛诅咒般的悲情直接地触动了吧。

即将三十岁的我，在东京落得是身败名裂，一文不名。往后的九年，过的是流离的生活。没有可去之处、也无可归之所，每每带着颓废的心情坐在深夜的西元町站的长凳上，这样的生活过了九年。正月过后冷冽的寒风的夜晚，对当时已经孑然一身的我而言，车站的长凳或许是一种救赎。有辞去工作依然可以经济独立的女人，但是也有就此潦倒的男人。我就是那样一个衰败的人。

但是，昭和五十八年夏，我再次身无一物地回到东京，打算回公司当职员。这还靠善心人士从中安排。这对走头无路穷乏困顿的我，想是该抚额称庆的，但是，忆及过去曾经拙劣的上班族生活，此番重作旧业，我竟暗暗地感到失望。

那年的夏天，是酷暑。我在小石川指谷町里奥租来一间公寓。空荡的屋子角落，仅有一只装着贴身衣物的包袱，尽管明天开始就非上班不可，但是我却连买一套西装、鞋子行头的钱都没有。在那遗忘尘世的九年，我是跟着木屐过日子的。这之前我干了十一年的职员。现今我已经三十八岁了。尽管曾经爱慕过女人，却不曾尝过拥有妻、子的愉悦，甚至是恐惧，正因为这般的孤独处境，我可以不恋红尘地活着。但是我也没有病死路旁，而且我又回到东京来了。既然缺钱用，管他是到公司上班还是做什么，不修边幅也都无关紧要了。

屋内是阳光毒晒的酷暑。可是我自身却最不折不扣的冰冷。早早的我对自己已没有任何期待。但是，也有哑口难辩的蠢事。一个曾经迷失了归途、任凭旁人诽谤轻蔑，却仍执拗不悔的男人，现在却恬不知耻、顺应别人的好话回到穿起西装、皮鞋的生活中。对这样的转变，我不觉羞耻，只觉所作所为很是冲突。往公寓的地板伸出双手，一只小蜘蛛爬上我的手背，慢慢地横越过来。

但是，那时的我全身的细胞尽是优势。尽管

时而阴惨的孤独噬啮着我的身骨，我仍有足够忍受的力气存在。可是四十三岁倒霉那年的翌年春天，冒着血尿和恶寒上班，却因为过分劳累累倒在工作的时候，更由于肝脏痼疾，在医院躺了五十几天。更惨的是两年后的今天，这次是因为贫血性心疾病发作，病到医生不愿开药，来日无多的膏肓之地。

若无法治愈，我想我将走上新闻报导常有的“一个独居老人之死，发现白骨尸体”这样的穷途末路吧。但是，那样也无不可。想归想，那总是聪明头脑的决心。可是，我的内心却没有同等的决心，所以我才会顺应好话回到东京，单凭这件事就很明白我想的跟做的之间有莫大冲突。事处危急之时，我是会慌张地想要反抗的。两年前，隔着白色帘子的那端，医生小声地说道：“我有些话要交代。请立刻叫那个人的太太过来。”当我听到这句话时，内心所升起的迷惑至今难忘。送我上医院的人说：“那个人连个太太也没有。”

像我所描绘的，回到东京的七年里头，身体确实衰弱。但是一天又一天，我只是往返于公司

和我的公寓间，平稳是平稳，虽说没有悲伤的事，但是也没有值得欣喜，或是震撼我灵魂的事。只是一天又一天迅速且正确地过日子。既然是上班，当然有不得不打交道的人。但是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和任何人来往，假日里大体是精疲力尽、整天像死人一样在公寓躺尸。但是，这样的一个人却还是穿着西装皮鞋上班去，“因为现在暂且还活着”。

只是不变的是，我仍理着光头，书籍就用僧人用的行囊装着，这样的装束在旁人眼中是个怪物。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，我成了笑柄、头脑有病的痴人。最后想不到竟也会惹人生气。

但是那也都不打紧。不装电话、没有电视、没有家具，空荡荡的公寓和我当初回到东京时一模一样。在什么事都提不起劲的日常生活中，仿佛插在空瓶子里的花草，每天都一点点地枯死，有一天，当草都枯萎必须舍弃时，那苦痛也只是一瞬间。基本上，怎样都无法舍弃的只是那种弃世活着的情绪。全神贯注在上班的工作上，就我也仅仅是为了弃绝尘世。内心最寒冷的所在是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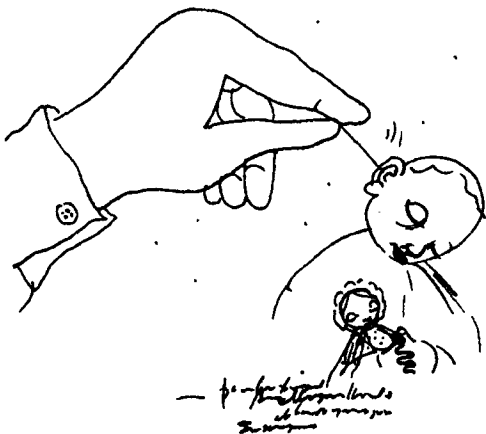
“要怎样就怎样吧”，这样的绝望，从未醒悟。

也有人把我这种死样子称之为“精神的荒废”。然而，人的生死本来就没有意义，也没有任何价值。这点和鸟兽虫鱼的生死没有两样。只是，人的生死具有意义和价值这样的论调在世间行之已久。因此书写这篇文章的根源，本身就是空虚的。然而，人为了活着，不可避免地非问生存的意义不可。这个矛盾“因语言而存在”就是我的存在。

某年元旦夜，笔记上如此记载。“即使正月来了，我没有要去的地方，也没有归去之处。没有来访的人，也没有想探访的人。午后，走向千住的河堤。枯芦茫茫连绵不尽、景色凄凉，冷冷的河川黑光潋潋。枯芦中升起一缕轻烟袅袅。我挨近一看，一个男子在砌满的石堆上架着铁锅，烹煮着年糕火锅。眼睛澄澈。”这是京成电车所经过的荒川泄洪道水桥下的事。翌年正月，我又走往风雨飘摇中的千住河堤，漫行那枯萎的芦苇中。突然，那名男子以愤怒的眼睛瞪着我。尽管没发生什么事，可是我日常生活中，却忘不了那样一

个人。

说到  
忘不了的  
陌生人，  
去年秋天  
梅雨季节  
的某一天，  
我撑着伞  
沿着小石  
川植物园



围墙散步，冷不防地，一个陌生女人开口对我问道：“去哪里？”想都没想，我回答说：“图书馆。”“唉呀，那么，我们一块走吧。”这名陌生女子仿佛认识我很久似的挨近我，开始并肩走着。这并不恐怖的行为却让我觉得不安。这个年过四十、看来不像个家庭主妇的女人，却脂粉未施。我一加快脚步，她也加快脚步。我一恢复原先的步伐，她也默默地跟着。我警觉到她像是存心要缠住我。

抵达图书馆，那女人自然地走向别的书架没错，让我吓了一大跳的是，不久她又走向我。她

将一本厚厚的博物图鉴摊在我眼前，说道：“你吃这种虫吗？”我一看，是色彩极其艳丽、巨大的蠋（蛾蝶类的幼虫）。

我惊异地回看那女人的脸，她带着充满血丝的眼，说：“不，我们吃这种虫。”那令人压迫的异样说词，把我吓得全身毛骨悚然。——我也是“吃蠋虫为生”没错。

十二年前，我天天都到临近阪神电车出屋敷站的城镇，在装设着生锈的马口铁接雨水管的烧鸟店，以脏肉及鸟肉串烧糊口。包括东京两年多的失业生活，像漂流物般的生活，我总共挨过六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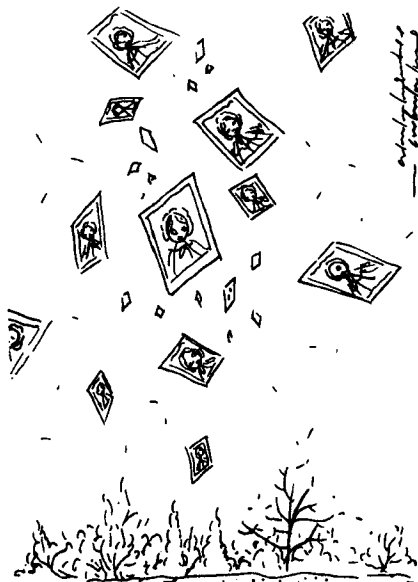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没有任何事故原因下辞掉公司的工作。结果，我到姬路冈町的旅馆当起看管投宿客人脱下的鞋子的人，也曾经在京都上京西洞院丸太町、上夷川町的料理店打过杂，也在神户元町无赖麋聚的烧烤店、西之宫高松町赌场附近，赌客赌完钱找乐子的廉价酒店跑跑龙套，比起在东京日本桥第一街广告代理公司上班的时期，我过的是类似生张熟魏的生活。后来，我来到尼崎的

出屋敷。

关于尼崎 (amagasaki), 土地上的人们总以一种独特的爱恋称唤它, ama。原本是旧诸侯居住城中心发展出来的城镇, 大正时期以后, 和铁有关的大工厂渐渐鳞次栉比于海的边缘, 为求温饱前来的鹿儿岛县人、冲绳县人, 还有朝鲜人, 占了当地人口比例的二成。阪神尼崎站周边是旧市街, 往站前热闹的商店街西走, 渐渐地来到了“没有温度的城镇”。附近就是出屋敷。那是近代都市到处都有, 流民为谋求一职来到都市落脚的地方。但是, 对于这样的地方, 近代都市总想隐匿它的存在, 唯独尼崎这城市并不怕揭露这样的情况。而我为讨口饭吃, 也来到这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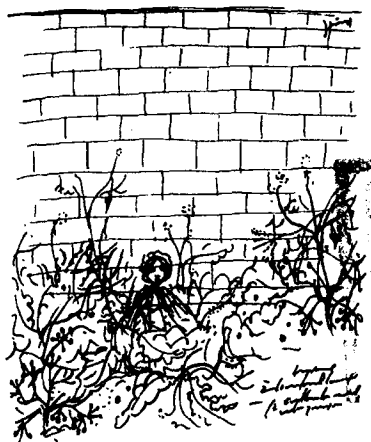
在西之宫廉价酒店做工时, 我经常听人提到 ama, 说是“那附近尽是苦力工。”尼崎居民把打零工的、搬运工人称为“苦力工”。恐怕他们和我一样是一群没有家庭, 徘徊在出屋敷站前的男人。大白天他们围坐路旁喝酒, 醉了, 唱着歌, 吵吵闹闹, 有的干脆伸出满是泥浆的长统塑胶鞋睡觉。碰到西之宫甲子园球场夜场落雨的隔天早上, 原

本昨晚该在球场内兜售的快餐小吃，经营者用卡车运了来。他们从车上向这些居无定所的男人，还有像苍蝇一样黏附着这些男人为生的女人们抛售，一个快餐只要二十圆、三十圆。拿掉纸盒盖，那快餐真的是有些时候了。但是明知如此，男男女女仍争先恐后抢着要。我也是置身其中的一个人。当人们这么说 ama 时，掩不住那样的坦率景象，而我也直接感觉着“没有温度”的悲哀。



## 2

在阪神尼崎站车站内，我提着一只包袱伫立着。一下车来到这未知的城市时，周围的空气，还不曾感到清新。对这城市的一无所知，让我有被吞噬的不安。那天早上急急从京都小山花木町



的熟识友人家中出走，来到鸭川河边，河水结了冻。尼崎雨雪纷飞。西伯利亚南下强烈的冷气团笼罩日本列岛。刚刚从电车下了站的我，由于初次来到这城市，身旁徘徊的人影以及这城市所散发出的像是诡异的气氛，让我全身细胞都惊悚着。无意间，一个男人靠近我。说：

“借个火。”

那男人一看，就不是普通谋生糊口的男人。苍白的脸上留着剃过的青髭，锐利的眼神藏着心事。他向我拿去点燃着的香烟，接续自己的，引燃那火。就在那时候，我瞥见他左腕襟衫的袖口，赫然是刺青。借完了火，正准备还我时，香烟突然掉落脚下。那男人马上说：

“喔，对不起。”

他看着我的脸。白眼珠的部分充满血丝。但是，黑眼珠的光却射穿我似地盯着瞧。男人从西装裤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万圆钞票，塞进我胸前的口袋。

“请拿去买烟。”

说完，伞也没撑就往雨中走去。望着男人瘦

瘦的背影，我咋咋舌。

这之后，我将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。我落得必须和那人攀上关系，随他使唤才能活下去。我丧失一切、舍弃一切而来。我仅仅只是个无能者，这全都知道。行将拜访的对方，恐怕这次难以轻松对付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吧？但是，对方是个不配和他交手的男人，或是个名利薰心的女人，早早我也不带什么期望了。

可是，对于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，我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。每晚我都梦见自己的脊背着火，我急急地奔走。在东京的公寓。然后，自己从悬崖被推下去。不，我对自己的无能紧抓不放。就只是那样。看了看手绘的地图，我往东难波町的伊贺屋（专卖伊贺，即现今三重县：伊州、贺州、伊贺地方特产的店）走。到处都是烧鸟店。那是家单面墙镶着偌大镜子的店。打从一个人影也没有的店里头，飘来肉汁腐败的臭味。是二月连休二日的午后。由于脚底下袭来阵阵冷气，使得我全身的血都往底下流失似的不安，让我紧张着。出来的是，一位头发稀疏了的、近六十岁的女人。